

■ 难忘记忆

拜访“三毛之父”

○顾金生

没有报备，纯属空降，张乐平老先生会接待吗？30年前的一个夏天，我在上海五原路的一幢旧式小洋楼前徘徊了20分钟，才鼓足勇气摁响了门铃。“啥人？”声音从二楼窗口传来。“解放日报社介绍的浙江记者。”我答。窗口即刻响起“进来吧”。

张夫人将我带进客厅，客厅即工作室，张乐平先生正在作画。原来是一位学生带着上海某报编辑前来索要一幅《三毛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》的漫画。

翟患帕金森综合征的老先生，运笔时不免发颤，三毛头像画好了身子不理想，头像身子理想了，画三根毛时又抖了手。于是，一张又一张半成品，瞬间铺满案头。

学生见先生额头已沁出微汗，就说：“老师，我来吧，你去接待浙江客人。”学生在一张半成品画稿上稍稍改了几笔，然后在三毛头像上利索地划了三下，一个憨态可掬的三毛呼之欲出。先生颌首一笑，意即“通过”。

交稿后，编辑想将那些半成品一并拿走，说按张数付稿酬。先生摇摇头，说半成品一张也不能流出。

在听闻台湾女作家三毛认张乐平为父的新闻后我突发奇想——拜访张乐平。我是“三毛迷”群中的万分之一，凡“三毛”系列漫画百看不厌。“但愿此生能见到张乐平先生”，几成从孩提时就无法摆脱的朝思暮想。此次出差沪上，偶遇解放日报社好友，他竭力鼓励我大胆前往，但务必要说明是浙江来的、解放日报社介绍的。先生籍贯浙江海盐，曾任解放日报社美术编辑。

先生中等身材，虽头发苍白稀疏，但气色尚佳。他夫人帮他拽过一张藤椅，让他半侧身坐定。他和善可亲、一字一顿地对我说：“三毛4月来我家之后，想采访的人实在太多，没办法应付。浙江来的，当然欢迎。采访算了，聊聊天，好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，心中一阵激动！面对仰慕已久的先生，我只能静心聆听，来之前想好的N个问题早已弃之爪哇国。“聊天”时，先生努力控制着颤抖的身子，但说起“三毛认爹”一事，却两眼放光。1989年4月5日，三毛七转八回终于来到上海五原路，先生全家喜不自禁，早就在弄堂口恭候。夫人冯维音，绍兴人，知道三毛是定海人喜吃“苔条”，有

意做了冷盘“苔条花生”，还做了绍兴的“西湖醋鱼”，三毛吃得眉开眼笑。

三毛原名陈平，3岁时看到人生第一本漫画书《三毛流浪记》，使她想到了流浪孤儿的不幸与痛苦，同时感受到“三毛”身上的坚强与正义。因此当她迷上写作时，毅然以“三毛”为笔名。先生说，三毛学的是哲学，通晓三国语言，跑过5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历尽千辛万苦，可谓励志才女。她不但和蔼可亲，还乐观倔强、豪爽正义，但有时又不失几分孩子气。像谁呢？不正是自己笔下“三毛”的真人版吗！

先生说着突然打起了哈欠，夫人说“今天画得有些累了”，意思是该休息了。我即起身告辞，对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表示衷心感谢，并希望他永远健康快乐！

拜访时间是短暂的，与先生的“聊天”更是难忘的。从此后，我就一直关注着有关先生的各种消息。1992年9月27日，先生终究没能抵住病痛的折磨，驾鹤西去！

2020年11月至今年元月，为纪念张乐平先生不平凡的一生，上海美术家协会和中华艺术宫联合举

■ 行走随笔

菱湖古镇年味浓

○洪明强

腊八节一过，古镇菱湖几乎家家户户开始置办起年货，像腊肉、咸肉、酱鸭之类的腌制品，早在冬至那天就已腌制完成。腊八节那天，这些腌制品便拿出来，或挂于房顶的屋檐下，或用绳子串起来晾于天井中，以严冬的暖阳、寒风晒风，风干后储藏的时间更久。

腊八节那天，我应老同学徐小萍之邀来到她家，她围着围裙正在余爆鱼。只见一块块青鱼片在油锅里炸着，已泛着金黄，时有油“啪”的一声弹出锅外，整个厨房里香气四溢。趁着空隙，她对我说：“余爆鱼的鱼材最好是青鱼，青鱼肉质肥厚，鱼块在油炸时是不能翻动的，否则极容易碎，一定要等底下泛起金黄色，才可以将爆鱼翻过来炸。青鱼爱吃螺蛳，余爆鱼口感自然要好于草鱼，不信，你吃一块？”我将一小块爆鱼塞入人口中，舌尖上顿感味道鲜美。

菱湖，是江南著名的水乡古镇，早在解放初期，古镇上还保留了72片半桥，大小不一的河汊、溪流，贯穿了整个古镇。菱湖古镇因水而建，因水而兴。菱湖周边又是我国三大淡水鱼的养殖基地之一，盛产青鱼、草鱼、花鲢、白鲢。

菱湖古镇不大，不足3平方公里，居住人口不多。菱湖人生活的节奏不紧不慢，习惯于一种悠闲自得，坦坦荡荡的生活。菱湖人爱吃是出了名的，当地的菜价也算比较便宜。临近春节，湖州市区会有许多老年人每天乘公交车往返于菱湖，是远近闻名的“爆鱼一条街”。解放路上，车辆、行人熙熙攘攘。我们进入一个巷子，来到菱湖富商章荣初故居前，一位60多岁的大妈，正在杀一条七八斤重的青鱼，去鳞片、挖肚肠、切鱼块，动作利索得令我钦佩。一路走来，古镇虽小，但年味十足。

■ 微型小说

看透爱情看透你

○边城浪子

簌地落下。

“小清，这么多年，你不让我买任何贵的东西，总让我攒钱。说将来要买房买车，还说将来要孝敬爸妈……”

女孩擦去眼泪，快步来到一辆停在街边的奥迪车前。

车窗摇了下来。

“嗨！”一个帅哥冲着女孩摆手，抛去一个销魂的电眼儿。

女孩不耐烦地对亦步亦趋的男孩说：“人是会变的，我们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……”说完，毫不犹豫地钻进了车里。

“小清，为什么要和我分手？”男孩带着哭腔，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。

女孩红着眼圈，表情却淡淡地说：“因为你穷啊，你养不起我啊！”

“小清，你在说谎，你不是一个物质的女孩！还记得上大学我刚追你的时候吗？我给你买一束稍贵一点儿的鲜花，你都说我浪费！”

女孩紧咬着嘴唇，眼泪扑簌

簌地落下。

“小清，这么多年，你不让我买任何贵的东西，总让我攒钱。说将来要买房买车，还说将来要孝敬爸妈……”

女孩擦去眼泪，快步来到一辆停在街边的奥迪车前。

车窗摇了下来。

“嗨！”一个帅哥冲着女孩摆手，抛去一个销魂的电眼儿。

女孩不耐烦地对亦步亦趋的男孩说：“人是会变的，我们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……”说完，毫不犹豫地钻进了车里。

奥迪车内，女孩的眼泪就像止不住的喷泉，她哽咽着对帅哥说：“表哥，谢……谢谢你配合我。”

女孩将包里一张揉捏成一团的诊断书缓缓展开，看了看，又揉捏成一团，重又放回包里。

诊断书上的几个字与车窗外的闪电一样刺眼：谢雅清，脑瘤晚期！

■ 情感絮语

让自己和孩子共成长

○卢志英

我又接手了一批新学生。刚教完六年级，看四年级的孩子，一个个萌萌哒，而且这批孩子跟我的侄女同龄。每次侄女从杭州回来，我都特别开心，喜欢牵着她的手，和她一起玩耍……我要像爱侄女一样爱他们，这47张小脸蛋都好可爱呀！

开学后不久，发现了一个特别的你。有一次，吃完午饭，你和一位同学闹矛盾，就掀翻了班级里的三张桌子；有一次，你语文课上不肯拿出语文书，我没收了你在玩的两颗小钢珠，放学时，你问我要，我说扔掉了，你就大喊着满教室找，然后到小阳台上，把两个垃圾桶的垃圾全部倒在地上找……有太多太多的一次又一次，我建议你的亲人带你去医院，医生说你的智商还蛮高……我还得继续和你“斗争”下去！

记得刚接班时，了解到你的家境，当时还鼻子酸酸的。因为你，我曾经迷茫；因为你，我彷徨过。回头想想，是我没能因材施教。我深刻反思自己，觉得应继续用爱心和责任心化、教育你。孩子，让咱们一起加油吧！

■ 岁月如歌

余杭，我的梦里水乡

○王珍

2020年年底，我有幸参加了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组织召开的“智水之滨·千年之光——水文化研讨会”。与会的专家学者全面系统地回顾了近两千年的余杭治水史，多角度全方位地阐述了古人的治水理念和智慧，并对苕溪治理体系所体现的大禹精神和一脉千秋的水文化，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梳理。尤其是对治水未来的展望和憧憬，糅合了时代之光，将新余杭人争当“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排头兵”的时代精神，更好地融入水文化中，大家进行了深入探讨，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建树性建议。

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我为什么会住到余杭区成为一个新余杭人；为什么听到乡音浓郁的余杭方言我感觉很亲切；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过那种初来乍到的陌生和违和感。原来，余杭就是我此生梦寐以求的江南水乡，是我前世的家园！

六年前，我只是想和日益年迈的父母同住，陪伴他们的晚年。我和先生开始寻觅价廉房美的地方。

所谓房美，用我妈妈的话说，就是房前屋后有绿水青山，长年有阳光照耀。这原本算是简单的要求，但在近年却变得有些奢侈。

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有我的梦里水乡在指引，反正我们就在余杭兜兜转转，遇见了一片又一片的水，运河、苕溪、南渠河、南湖、闲林水库等，我都曾经流连过，只是我那时还叫不出那些湖河溪的名字。而正是孕育了生命的水，让我倍觉亲近，下定了依水而居的决心。

如今，江南都江堰、母亲河，不仅仅是余杭人给水的一个个美丽的称呼，爱水、护水、治水才是实质。

京杭大运河、苕溪、上塘河……余杭的河流每天都在变化着。禁养、禁挖、禁捕，生活污水治理，全面关停小散污企业，河道拓宽、整治，河湖库塘清淤，“互联网+”应运而生的智慧治水、数字治水、高科治水等改善水质的各种方法措施一直在追加、在跟进，余杭人治水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。

果然，山明水秀、空气清新、民风淳朴的余杭，给我无数的惊喜和安心。好像这里本来就是我们的家，四邻八舍全都是亲眷。

清·嘉庆《余杭县志》载：“禹航者，夏禹东去，舍舟登陆，因以为名。”原来，余杭，这个美丽的名字就是源于大禹治水的传说。

还有舟枕山、天宝塔、地宝塔、天曹庙、因儿桥、草鞋桥等，余杭的不少地名都记载着大禹以及历朝历代治水人的传说。这些润泽千秋万代的治水故事、治水遗迹、治水英雄的名字，永远铭刻在余杭的山川、大

地上，代代相传。

我不认为这些神话只是传说，更相信这些全都是真的存在。因为像治水这种为人类谋幸福的好事，一定是连天都会成全的。我就是如此理解天时地利人和中的“天时”。

如今，江南都江堰、母亲河，不仅仅是余杭人给水的一个个美丽的称呼，爱水、护水、治水才是实质。

京杭大运河、苕溪、上塘河……余杭的河流每天都在变化着。禁养、禁挖、禁捕，生活污水治理，全面关停小散污企业，河道拓宽、整治，河湖库塘清淤，“互联网+”应运而生的智慧治水、数字治水、高科治水等改善水质的各种方法措施一直在追加、在跟进，余杭人治水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。

鱼翔浅底、水清岸绿、渔舟唱晚等江南水乡的本质正在一点点还原；“欸乃一声山水绿”“小桥、流水、人家”，江南水乡不可或缺的元素显而易见。

争创“美丽河湖”样板，给河道“选美”，常态化运作“河长制”，厚植

水乡优势，以治水巧绘“美丽余杭”等，生动具体地诠释着水文化，一点一滴地丰厚着水文化。

如果说，我曾经觉得治水这个大话题对我来说有点陌生和遥远，这次水文化研讨会有很有力地拉近了我和水的距离，和水的亲近变得更加清晰、具体、真切。感谢赵焕明老师给我这个无限接近水文化的机会，瞬间明白了：只有水清澈鲜活，树葱郁苍翠，生态自然秀美，人文底蕴深厚，文化源远流长，江南水乡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；“忆江南”方能真实可行。

河水悠悠，岁月不老，万物生机盎然。天蓝、地绿、水清的余杭，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江南水乡，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家乡。因为今天的新余杭人，就是明天的老余杭人。成为治水人群中的一员，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似乎找到了爱护水、保护水的方式，比如讴歌家乡的水美，记录治水的善行等。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我愿意也会尽力，做余杭水文化源头活水中的

一滴净水。

思乡 董泽中 摄

